

“创作者的心必须是热的” ——《下午三点》的意大利回响

诗歌是什么？它是唐诗宋词中为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，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。在新大众文艺创作浪潮中，诗歌《下午三点》脱颖而出。它是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在繁忙工作中记录下的母女温情一刻，真实、质朴、动人。意大利留学生林明月被它打动，以翻译作舟，将诗意渡向彼岸。

去年底，《下午三点》诗歌分享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。本报记者采访王计兵与林明月，以诗歌为原点，探讨诗意的弧光怎样以人类共通的善良天性，打动异国他乡读者的心灵，以人类最真挚的声音为桥，让今日中国人的情感价值，照亮全世界劳动者的鲜活梦想。

——编者

对话人：
王计兵（诗人、外卖骑手）
林明月（马尔提娜·贝尼尼，意大利罗马大学亚非文明专业博士研究生）
庄雪雅（本报记者）、谢亚宏（本报驻意大利记者）

“每天下午2点到4点是餐饮店最清闲的时段，也是我们外卖员最轻松的时间”

记者：《下午三点》是中国城市的日常风景，也打动意大利读者的心灵，请谈谈这首诗最触动你们的是什么？
王计兵：这首诗创作于2023年。每天下午2点到4点是餐饮店最清闲的时段，也是我们外卖员最轻松的时间。一天下午3点，我去沙县小吃就餐时，发现老板娘搂着她的孩子，蜷缩在饭店一角的沙发上睡着了。

那一刻，我特别心疼：这是她们在繁忙的生活间隙获得的一份安宁时光。于是我放轻脚步，甚至担心外卖包装袋发出声响。我很欣慰，没有惊醒这对母女。善良是人类的天性，《三字经》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开头。人间美好的事物，大抵如此。文学作品想温暖读者，首先创作者的心必须是热的。

林明月：2024年，我在上海大学的校内书店偶遇这首诗。王老师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母女之间深沉的爱，简洁、意义深远又充满生命力的意象和文字深深打动了。我。诗歌描绘的场景具有普遍性，它讲述了在日常琐碎和苦涩中，梦想依然鲜活。

在米兰比可卡大学傅雪莲教授和“永恒翻译工作室”的帮助下，《下午三点》在《国际》杂志发表，与意大利读者见面。这首诞生在中国的诗歌，歌颂共通的人性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，如同“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”般美好。正因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意，它才能如此打动人心。

“他们的困难也是我的，他们的喜悦也是我的”

记者：在你们的个人阅读史中，“普通人”“劳动者”拥有怎样的力量？
王计兵：我想到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就是一个普

通人。在火热的年代，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。在我们国家，这样的作品有很多，比如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《人生》等。作品里的人生，不论是孙少安、孙少平兄弟的奋斗青春，还是陕北农村知青高加林离开土地又回归土地的经历，对于一个喜欢写作的人，都是一种指引。

2019年成为外卖员以来，我骑行超过15万公里，大约相当于绕地球4圈。不断追赶时间的过程中，我也写下《奔跑的蓝》这样的诗歌：“比天更蓝的是海/比海更蓝的是火焰/一件件纯蓝的工装/从白天穿过黑夜/在生活的磷片上划燃/一团团蓝色火焰……”

林明月：在世界文学史中，劳动者被浓墨重彩地书写着。仅就20世纪意大利文学而言，路易吉·皮兰德娄《火车鸣笛》中永远在忙碌的记账员贝卢卡，乔瓦尼·维尔加《罗索·马尔佩洛》中在矿坑里拼命挥舞铁锹、脸上总是沾着矿砂的红发男孩，都是经典的劳动者形象。在中国当代诗歌中，“打工诗歌”最能打动我。作品集《她的泥泞，她的光》聚焦这个时代的女性劳动者，这些单身母亲和工地女工在文学中找到表达途径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文学赋予了她们尊严和价值感。

我出身贫寒，对这些境遇格外敏感。我也有一个送外卖的弟弟，对他的辛苦工作感同身受。劳动者的生活与我们息息相关；他们的困难也是我的，他们的喜悦也是我的。我希望他们的故事有越来越多的听众，从而构建起一个更美好、更人道的社会。在这个社会里，工作是通往个人成就和自由的阶梯。

“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”

记者：对你们来说，诗是什么？当下，我们还需要诗吗？
王计兵：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。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，写小说也写散文，只是喜欢写作本身，喜欢文学。但我一直以生活为主，写作用服从于生活。先把现实中的日子过好，再用文学辅助生活。后来，我有幸遇到了诗。遇上不如意的事情，比如不太愉快的送餐经历，我会用诗把自己的情绪快速调整过来。“从空气里赶出风/从风里赶出刀子/从骨头里赶出火/从火里赶出水……”写诗的过程，也是和解的过程。

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。诗里的真情，永远是最打动人的地方。古往今来，一首诗提供给我们生活的勇气。只要我們愿意，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我相信文学也是一种人生，我相信文学的力量。

林明月：诗是一座桥。在中国传统诗歌“兴观群怨”的社会功能中，“群”意味着邂逅、对话、和而不同。诗真正将我们联系在一起，无论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，说着怎样的语言。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邂逅，正是因诗而生。每当我想起在中国参加的诗歌活动，映入眼帘的总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：不同人聚集在一起，热情地朗诵、谈论、感受。这份热爱深深打动着我们，也证明中国的确是诗的国度。

现在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诗，需要它的桥梁力量，以及它奇妙的“无用”本质。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·蒙塔莱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说：“我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创作了诗歌，一种绝无用处的产品，但几乎从不有害，而这正是它高贵的称号之一。”这让我想起庄子的“无用之用”。诗歌没有任何物质目的，但它是人类最真挚的

声音，因此不可或缺。

“他在读过我的诗后，也写下了自己的诗”

记者：作为作者和译者，你们眼中的对方是什么样子的？



王计兵：林明月博士帮我实现了心中的愿望。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民间写作者，我心中有一份家国情怀，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影响到更多人，特别是传递到异国他乡，表达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价值。

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苏州。那天我骑着电瓶车从昆山赶到苏州，中途开始下雨，浇透了我的一次性雨衣。林博士远道而来，我应该请客，她却做了东。我原本以为，我们会去喝咖啡，没想到去喝了茶。从一盒茶里，我读出林博士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我这个中国朋友的尊重。

一段时间之后，林博士又来到我在昆山的家中。我们聊到《下午三点》的意大利语版本，林博士告诉我，她有一个同是外卖员的弟弟。我才知道，他在读过我的诗后，也写下了自己的诗。分别时，我们从双方的眼角里看到泪花。这一别山高水长，这次挥手，便显得格外有分量。

林明月：王老师是非常善良的人，就像他的诗歌一样。从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记得他那双明亮、充满笑容的眼睛，如同孩子一般，还有他那双饱经风霜、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手。如今，他用这双手创作诗歌，为读者带来美的享受。

回意大利之前，我走进王老师的家，见到了他的妻女。换句话说，我有幸走进诗人最私密的世界。我还记得他早早打开空调驱赶炎热，让我随意翻阅书架上的书籍杂志，并和他的小猫咪玩耍。王老师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诗集，写在扉页的赠言至今让我感动：“我不发光，世界把我照亮，我一直遇到好人。”这句话诠释了诗歌的力量，它让我们有机会遇见那些美好的人。

“普通人，或者说劳动者，就是

我见到的最美的当代中国”

记者：《下午三点》等诗歌书写了鲜活、真实、朴素、美好的当代中国日常生活。在你们眼中，当代中国有哪些值得被看见的瞬间？
王计兵：我喜欢从生活中抓取让我感动的瞬间。在写作诗集《低处飞行》时，我有意识地接触外卖员群体，其中有太多打动我的故事。比如，我遇到一个博士外卖员，他不想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，便选择一面送外卖，一面求职。后来，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，离别时还把外卖箱送给我。这让我特别欣慰，这么努力



的年轻人，是我们未来的希望。

我还接过一份订单，是一杯没有收货地址的奶茶，顾客留言说取餐后电话联系。在电话里，那位顾客告诉我：“小哥，这杯奶茶就是点给你的。天太热了，喝杯奶茶，休息休息。”这是一份骨子里的善良，沁人心脾。这些隐藏在生活背后的美好，是中国人内心最饱满的种子。我们拥有这样的种子，又何愁没有春天？

林明月：普通人，或者说劳动者，就是我所见到的最美的当代中国。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：清扫街道落叶，推着购物车下扶梯，打扫宿舍和教学楼……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，尽己所能地奉献。如果没有他们耐心而不知疲倦地建造，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将不复存在。我们所见、所闻、所拥有的一切背后，都凝聚着无数劳动者的心血。

他们往往默默无闻，但从每位劳动者身上，都能挖掘出一段个人与集体的追求。晚年时，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总是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，他接待形形色色的来访者，无论是记者、钢琴家，抑或是学者、学生，还是农民、哥萨克，纷纷向他写信或当面求教，以期得到思想指引。这位从小使用银质餐具，在法语、德语私塾中长大的伯爵，深知自己所属阶层的虚伪和痼疾，在晚年穿着农民传统长衫耕地，补靴，抨击社会黑暗，呼吁民众向善。直至与家人反目，他在一个阴冷的冬夜离家出走，在小车站中与世长辞。

大师已去，庄园风貌如旧。顺着林荫道走去，两旁画卷一一铺展：花园与林荫相依，池水与清风低语，苹果园里果香四溢，温室中四季如春。开放的马厩旁，一匹矫健的棕色马正低头吃草，两只白鹅在一旁悠然踱步。如



《下午三点》
她睡着了
孩子在她的怀里
也睡着了
在午后
在沙县小吃店
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
年轻的老板娘
和她的孩子
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
在梦里
我踮手踮脚地取走
餐桌上的外卖
像一个小偷
偷走了她梦里
辛苦劳作的那部分

的时节。秘鲁人民深信，青春是生命的“第一季”，它充满了未竟的梦想与无限的澎湃热情。于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季节的更替与生命的春晖紧紧绑定，“春日”逐渐与“青年日”融合，既代表了自然的变化，也体现秘鲁社会对年轻一代的重视与鼓励。

在这一天，整个秘鲁化作一座流动的舞台。各地纷纷组织“春日巡游”，为每一位年轻人精心搭建“青春秀场”。街头巷尾，年轻人换上绚烂的盛装，簇拥而出，互赠鲜花。昂扬欢快的音乐在空气中震荡，活力四射的舞姿在阳光下跳跃，那是属于年轻人的“春之语言”。他们踏着节拍，用轻盈而坚定的脚步，将“春天来了”的喜讯播撒在每一条街巷。

春之所至，生机盎然。尽管各地气候不同、历法有异，但对春天的迎接、对生命的礼赞、对丰收的企盼，却是人类共通的朴素情感。在一次次播种、祈福与欢庆中，我们见证的不仅是自然的循环，更是文明与时间的回响。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电子信箱：rmrbgjk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旅人心语 一片明亮的林间空地

位于莫斯科以南的俄罗斯图拉州首府图拉，既是重要武器制造基地，也以茶饮和蜜饼闻名，钢铁与柔情同时刻进这座城市的肌理。图拉更为人所知的，是市郊的一座宁静庄园——托尔斯泰庄园，又称“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”，意为“明亮的林间空地”，托尔斯泰在此居住近六十载。我在这里参加“列夫·托尔斯泰与世界文学”国际研讨会，有幸与各国学者漫步其中，触摸文学巨匠辽阔而深邃的精神原乡。

走进庄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波光粼粼的大池塘。池水轻轻晃动，时光仿佛凝固。再抬眼，一条两侧白桦挺立的林荫道从水畔一路铺向深绿色的远方，为游客铺就一条通往文学深处的长廊。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也曾向往过更大的世界，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经历枪林弹雨，也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文学圈中声名鹊起，然而最终他回到家乡，回归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的田园生活。在这个远离尘世喧嚣的静谧之所，他创作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鸿篇巨制。

庄园内白色的二层小楼布局一如作家宅第，室内藏书极为丰富，宛如一座小型图书馆。书桌上纸笔铺就，仿佛主人在林间散步，随时会回来把未写完的“安娜”轻轻唤醒。卧室中，朴实无华的小床边挂着他钟爱的俄国农民传统长衫。

庄园不仅是托尔斯泰的心灵慰藉，也见证了他的探索挣扎和思想蜕变，对贵族生活的谴责和对简朴生活的追求。晚年时，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总是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，他接待形形色色的来访者，无论是记者、钢琴家，抑或是学者、学生，还是农民、哥萨克，纷纷向他写信或当面求教，以期得到思想指引。这位从小使用银质餐具，在法语、德语私塾中长大的伯爵，深知自己所属阶层的虚伪和痼疾，在晚年穿着农民传统长衫耕地，补靴，抨击社会黑暗，呼吁民众向善。直至与家人反目，他在一个阴冷的冬夜离家出走，在小车站中与世长辞。

大师已去，庄园风貌如旧。顺着林荫道走去，两旁画卷一一铺展：花园与林荫相依，池水与清风低语，苹果园里果香四溢，温室中四季如春。开放的马厩旁，一匹矫健的棕色马正低头吃草，两只白鹅在一旁悠然踱步。如

阮琴和鸣 共迎新春

李欣怡

乐声铮铮，划破宁静。阮咸这一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乐器，在演奏家的拨动中流转过激烈的情感。随后声音渐缓，每个音符都延展充足，韵味悠长，如夜空深邃。忽而，小提琴声融入，如丝绒般柔顺，曲音婉转，似淡波浮云。曲调交织相合，营造出置身旷野的辽阔意境。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的2026迎新年友谊音乐会现场，一首阮咸与小提琴合奏的《天高云淡》，令听众沉醉其中。

音乐会以“中西古琴对话”的形式展开，特邀中国阮咸音乐家冯满天和青年音乐家唐韵表演，让阮咸与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1667年“詹金斯”小提琴同台共鸣。嘉兴大潮爱乐乐团四重奏亦带来经典中外曲目，为来自54个国家的约200位嘉宾奏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和谐之音。

阮咸是唯一以人名命名的乐器，来历源自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阮咸，在魏晋时期逐渐为文人钟爱，盛唐尤为兴盛。其琴身呈圆形，在弹奏时呈现“揽月入怀”之态，装饰珣漆画，工艺华美，琴音饱满悠长、蕴含丰富。

这一特点在《四季诗词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：乐曲融入4种表演风格，春天生机舒展，夏日怡然明媚，秋风肃杀凄凉，冬雪苍茫凛冽，既有轻挑慢捻的含蓄深远，又有雄浑有力的慷慨铿锵。《静夜思》《小池》《天净沙·秋思》《江雪》4首诗词、散曲的吟唱，让四时之景入乐，彰显诗乐交融、音画相生的感染力，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意境与现代音乐表达自然衔接，形成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。

“表演者将诗词融入乐曲演奏，加入摇滚、爵士等音乐形式，既展现中华传统音乐的魅力，也令其他国家听众更有亲切感，体现了音乐沟通心灵的特点。”现场聆听表演的泰国驻华大使韩灿才表示。

现场的明星乐器“詹金斯”小提琴亦有数百年历史——制作者安东尼奥·斯特拉迪瓦里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提琴制作师。1667年，斯特拉迪瓦里在克雷莫纳建立了工作室，这把小提琴正是其中最早制作的乐器之一。琴身采用17世纪中叶阿玛蒂学派制琴师惯用的传统小尺寸琴型，长34.8厘米，背板选材亦遵循传统——采用单片径切木材，纹理鲜活宽阔，偶见色斑与节痕。

“尽管中西方音乐表演形式不同，很多理念却共通。中国古典音乐中的留白，在西方音乐中亦可找到类似的隽永表达，为两种音乐形式美美与共搭建桥梁。”唐韵表示。阮咸的古朴融合小提琴的柔美，让嘉宾感受到中西文化融合的魅力。“中西方两种乐器同台和鸣，正是相互尊重、和而不同精神的体现。”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表示。

音乐会结尾，灵动欢快的《春节序曲》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。“这是我在表演生涯中现场氛围最热烈的一次。”嘉兴大潮爱乐乐团哈萨克斯坦籍大提琴手塔拉说。他硕士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，如今已加入中国乐团。琴声落下，余韵绕梁。阮咸与小提琴交相辉映，谱写新篇。这是文化交流最动人的地方：在对话中认出彼此，在共鸣中看见更辽阔的世界。

（实习生鞠孟奇对本文亦有贡献）